

# 邢臺話「了<sub>1</sub>」的兩個變體

范曉蕾 [Xiaolei Fan]

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

河北邢臺話的動後時體詞「了<sub>1</sub>」有兩個語音形式：強變體「咗 [lau]」和弱變體「嘸 [lǎ]」，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條件變體。經考察，漢語「了<sub>1</sub>」的使用受制於謂語的整體屬性（現實性狀況、話語地位）和謂語的構件屬性（賓語類型、動詞類型）兩大類語法因素，而邢臺話「了<sub>1</sub>」兩變體的分佈同樣受制於這些因素：謂語的整體屬性決定「了<sub>1</sub>」兩變體分佈的基本格局，謂語的構件屬性決定既定的「咗」或「嘸」可換為另一變體的特殊情況。各項語法因素制約「了<sub>1</sub>」變體的作用強度存在一個優先等級「現實性狀況>話語地位>賓語類型>動詞類型」。最重要的是，「了<sub>1</sub>」兩變體的分佈呈現出一個顯著的態勢：某語法環境中「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越高，則越排斥強變體「咗」、越接受弱變體「嘸」。由此可對其他方言「了<sub>1</sub>」變體的分佈態勢提出多項理論預測，該現象也反映出北方漢語的「了<sub>1</sub>」是一個複雜的語法異質語素。本文「了<sub>1</sub>」的語法分析範式應有助於深入發掘漢語方言「了<sub>1</sub>」語素的事實，並推進對多項理論問題的認識。

關鍵詞：了<sub>1</sub>，條件變體，語法因素，北方方言，語法異質

## 1. 引言

傳統上將漢語中緊附於謂詞後（若有名詞必位於名詞前）的時體詞「了」稱為「了<sub>1</sub>」或詞尾「了」，一般被視為完整體（perfective）標記（Li & Thompson 1981），它區別於同源但位於句末（若有名詞必位於名詞後）的時體詞「了<sub>2</sub>」或曰句尾「了」。國語的「了<sub>1</sub>」僅有一個語音形式 [lǎ]，而河北邢臺話<sup>2</sup> 有一個大異於國語的現象，其「了<sub>1</sub>」有兩個變體形式：一個是強變體「咗 [lau]」，它跟多數晉方言的

---

1. 漢語的時體詞指表達事態的時制 (tense) 或體貌 (aspect) 意義的功能詞。注意，邢臺話裡能性述補式的標記也是「了」，如「<邢> 你拿動咗拿得動不哎？」，該用法不見於國語的「了<sub>1</sub>」，也遠離時體功能，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裡。

2. 邢臺市區方言是作者母語，屬於冀魯官話石濟片（中國語言地圖集 1987）。

「了<sub>1</sub>」語音相近；另一個是弱變體「嘯 [lǎ̃]」，<sup>3</sup> 跟本方言「了<sub>2</sub>」的常規形式同音。重要的是，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語境制約的條件變體。如(1)所示，(1a-1b)的「了<sub>1</sub>」只能為「啵」；(1c)的「了<sub>1</sub>」只能為「嘯」；(1d)可用任一變體，但有語義差異，用「啵」有完結義，用「嘯」僅有停止義；(1e)亦可用任一變體，均有完結義。

(1) 邢臺話「了<sub>1</sub>」的兩個變體：

- a. 趕緊吃啵那碗飯！
- b. 他吃啵飯就睡嘯<sub>了<sub>2</sub></sub>。
- c. 他先會兒<sub>剛才</sub>看嘯書嘯<sub>了<sub>2</sub></sub>。
- d. 他先會兒<sub>剛才</sub>看啵/嘯那本書嘯<sub>了<sub>2</sub></sub>。
- e. 他先會兒<sub>剛才</sub>吃啵/嘯那碗飯嘯<sub>了<sub>2</sub></sub>。

其實，「了<sub>1</sub>」的變體現象廣泛見於東北官話、冀魯官話、中原官話、晉語等北方方言(馬希文 1983; 陳淑靜 1998; 沈慧雲 2003; 陳鵬飛 2005; 吳繼章 2008; 王琳 2010)，各方言中「了<sub>1</sub>」強弱變體的分佈情況有同有異。從各方言「了<sub>1</sub>」兩變體的語音形式及方言對照的情況可推斷它們與國語的「了<sub>1</sub>」同源，皆來自完盡義動詞「了<sub>1</sub> liao」(梅祖麟 1981)。這衍生出三個問題：I. 北方方言「了<sub>1</sub>」變體的分佈條件是什麼，它在各方言的差異有何規律性？II. 該現象的動因是什麼，反映出「了<sub>1</sub>」怎樣的語法性質？III. 該現象與國語的「了<sub>1</sub>」有何關聯？解答這些問題對認識漢語「了<sub>1</sub>」的語法性質及歷史源流有重要意義。本文旨在回答問題I，用「參考語法」的嚴格標尺來描寫邢臺話「了<sub>1</sub>」兩變體的分佈條件，由此預測出各方言「了<sub>1</sub>」變體的分佈規律，並梳理出一套漢語方言「了<sub>1</sub>」語素的語法描寫範式。該項工作有多方面的價值。第一，邢臺話「了<sub>1</sub>」變體的參考語法不僅是解決問題 II、III 的基礎，也有助於學界瞭解這一廣泛而重要的現象；第二，國語和北方方言系出同源，我們所總結的「了<sub>1</sub>」語素的分析範式是對漢語「了<sub>1</sub>」制約因素的全面梳理，可深化國語「了<sub>1</sub>」的分析；第三，「了<sub>1</sub>」的研究涉及漢語語法的多項理論問題，如事態的現實性、動詞的分類、小句的完句，考察形式多樣的「了<sub>1</sub>」語素有助於推進這些理論問題的研究。須聲明的是，漢語的「了<sub>1</sub>」受制於語法和語用兩方面因素，邢臺話的「了<sub>1</sub>」變體亦如是，本文僅討論當中的語法因素 – 它是制約「了<sub>1</sub>」變體的主要因素。<sup>4</sup>

下文安排如下：第二節概述「了<sub>1</sub>」分佈的語法環境，為分析邢臺話「了<sub>1</sub>」的變體做鋪墊；第三節詳述制約邢臺話「了<sub>1</sub>」變體的語法因素，並提出「了<sub>1</sub>」變體分佈的優先等級以預測其他方言的情況；第四節簡述「了<sub>1</sub>」兩變體可能的語義差異；第五節是結語，簡介了該現象的理論解釋。鑒於國語和北方方言的詞彙

3. 本文的「強/弱變體」不是嚴格的語音響度的界定，將「啵」視為強變體主要指其語音形式更接近本方言的完結義動詞「了 [liɑu<sup>55</sup>]」(詞源)，而「嘯」是距離該動詞的語音形式更遠的。

4. 為免語用因素干擾，本文的「了<sub>1</sub>」句限於平實報導事態的中性陳述句(例(1))，排除疑問句(如「<國> 你吃了早飯了嗎?」)和強調句(如強調實語數量的「<國> 他整整吃了三大碗麵，撐死了!」) – 因為這些句子的語用焦點對「了<sub>1</sub>」變體的影響會突破語法因素的限制，這是另文討論的題目。

語法狀況(尤其是「了<sub>1</sub>」的分佈)基本相同,本文闡釋語法理論問題時多用國語的材料以便讀者理解。不過,邢臺話的時體詞有異於國語的三個特徵,即處所詞「在」不能作標記進行體的副詞(「<邢>\*他這會兒在吃飯。」),助動詞「會、要」不能表慣常、必要或將來(「<邢>\*哈爾濱冬天會下雪。」「<邢>\*學校要開學囉<sub>了2</sub>。」),動詞「掉」不能作動相補語(「<邢>\*把這本書扔掉吧!」)。術語及標識上,本文將謂詞性短語 VP 簡稱為「謂語」,包含「了<sub>1</sub>」的 VP 稱為「『了<sub>1</sub>』謂語」,以「了<sub>1</sub>」謂語為核心的小句稱為「『了<sub>1</sub>』句」。例釋中,「\*(X)·?(X)」表示 X 必須出現或傾向出現,「(X)」表示 X 可以自由隱去,「\*(X)·?(X)」表示 X 不能出現或排斥出現;句末的「#」表示完句,句末的「\*Ø#」表示不能完句;「<國>」表示國語,「<邢>」表示邢臺話。此外,下文常談及邢臺話的句末助詞「囉<sub>了2</sub> [lǎ]、來來 [lɛ]、嘍<sub>呢</sub> [lei]、嘍<sub>的</sub> [lei]」,正文的討論多用國語的對應形式「了<sub>2</sub>、來、呢、的」來稱述,例句方轉用方言的語音對應字。

## 2. 「了<sub>1</sub>」分佈的語法環境

欲分析制約邢臺話「了<sub>1</sub>」變體的語法因素,須先觀「了<sub>1</sub>」分佈的語法環境(簡稱「環境」),本節以國語為例來簡述。經考察,「了<sub>1</sub>」的使用受制於五項語法因素:謂語的現實性狀況、謂語的句法地位、賓語的類型、動詞的類型、句末助詞的性質。下面在簡介每項因素時,主要考察某語法環境下「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它指「了<sub>1</sub>」可搭配的動詞及賓語的範圍,範圍越大說明其句法自由度越高。關注句法自由度對理清「了<sub>1</sub>」及其變體的分佈很重要。

第一,現實性狀況上,「了<sub>1</sub>」表達現實事態 (realis) 少受句法限制,但表達非現實事態 (irrealis) 有句法限制:多見於從屬謂語、從屬小句,少見於主要小句,絕不見於定語小句(例(2))。進一步看,用「了<sub>1</sub>」的非現實謂語裡「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非常低,如非現實的「了<sub>1</sub>」主要小句限於「吃」這類「影響性動詞」(見下分析)和定指賓語,拒絕「了<sub>2</sub>」(例(3b))。這些都預示「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跟事態的現實性是正相關的,跟事態的非現實性是反相關的,3.1.1節會深入論證這種相關性。

(2) 「了<sub>1</sub>」謂語表非現實事態 <國>:

- a. [從屬謂語、從屬小句] 吃了<sub>1</sub>早飯再走!/ 要是他明年上了<sub>1</sub>大學,就給他買車吧。
- b. [主要小句] 快吃了<sub>1</sub>那碗飯!/ 我明天就殺了他去。
- c. [定語小句] 明天吃(\*了<sub>1</sub>)/完早飯的時候 / 明年炒股賺(\*了<sub>1</sub>)/到兩百萬的人

(3) 非現實謂語裡「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 <國>:

- a. [從屬謂語] 看了<sub>1</sub>那本書再走。/ 吃了<sub>1</sub>東西再走。/ 吃(\*了<sub>1</sub>)三碗飯再走。
- b. [主要小句] \*快看了<sub>1</sub>那本書!/ 快吃(\*了<sub>1</sub>)東西!/ 快吃(\*了<sub>1</sub>)三碗飯!/ \*快吃了<sub>1</sub>那碗飯了!

第二，謂語的句法地位會制約「了<sub>1</sub>」的分佈，因為「了<sub>1</sub>」搭配動詞的範圍會因謂語的句法地位而有差異。現實性的「了<sub>1</sub>」謂語作主要小句和從屬小句時可自由搭配任何動詞，作從屬謂語、定語小句時能自由搭配的動詞有限(例(4))。這幾種現實性的「了<sub>1</sub>」謂語在句法的獨立性上是逐漸降低的，由此推測，在現實性謂語中<sup>5</sup>「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和謂語的句法獨立性很可能是正相關的。

- (4) 句法地位不同的現實性謂語用「了<sub>1</sub>」<國>:
- [主要小句] 他吃了東西了。/ 他看了書了。
  - [從屬小句] 因為他剛才吃了東西了，我就沒給他做飯。/ 因為他剛才看了書了，很了解裡面講什麼。
  - [從屬謂語] 他吃了東西就走了。/ 他看(?了)/完書就走了。<sup>6</sup>
  - [定語小句] 今天吃了東西的孩子 / 今天看(?了)/過書的學生

第三，賓語的類型制約「了<sub>1</sub>」的使用，主要是數量賓語和非數量賓語之別會造成差異。「數量賓語」指含量化成分的「有指無定」賓語(如「三本書」)，「非數量賓語」包括「定指」賓語(如「那本書」)和無量化成分的「非定指」賓語(如「書」)。數量賓語對「了<sub>1</sub>」的制約效果大異於其他賓語。首先，帶數量賓語的「了<sub>1</sub>」句可不依賴句末助詞(如「了<sub>2</sub>」)而完句(例(5))，陸儉明(1988)。<sup>7</sup>其次，數量賓語會提高「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同一語法環境裡「了<sub>1</sub>」帶數量賓語時能接受更多動詞，如(4c)、(4d)中帶動詞「看」的「了<sub>1</sub>」謂語換成數量賓語就變得非常順口(例(5))。再次，數量賓語影響「了<sub>1</sub>」謂語的語義詮釋，它不能表達非現實事態(例(3))。總之，數量賓語特立獨行，解析「了<sub>1</sub>」的賓語因素須先取「數量賓語」和「非數量賓語」之分，其次才是「定指」和「非定指」之分。

- (5) 賓語的類型與「了<sub>1</sub>」句的完句 <國>:
- [數量賓語] 他看了三本書∅#。
  - [非數量賓語] 他看了那本書\*∅#。
- (6) 數量賓語與「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 <國>:
- [從屬謂語] 他看了一會兒書就走了。 (比較(4c))
  - [定語小句] 今天看了兩本書的學生 (比較(4d))

第四，不同動詞與「了<sub>1</sub>」的互動會有差異，以往研究多根據「Vendler 式情狀類型 (situation types)」(Vendler 1967) 來分析制約「了<sub>1</sub>」的動詞因素(如 Smith 1994)，但這種動詞分類不足以理清「了<sub>1</sub>」的使用。首先，各動詞搭配「了<sub>1</sub>」的環境自由度不同。各家都認同(2b)這類非現實句的「了<sub>1</sub>」是類似「掉」的動相補語，它限

5. 3.1.1 節會展示出這種正相關聯繫不見於非現實謂語，因為現實性狀況的制約作用強於謂語的句法地位。

6. 「他看了書就走了」其實合法但不常用，這源於其語義的模糊性：「看了書」在該句中傾向於解讀為「看了一下書(就走了)」，亦可為「他看了一會兒書」或「看完某本書」。

7. (5b) 即使被認為可自由完句也是限於書面語的，北京口語中它不能自由完句。關於國語完句條件的文獻可參考胡建華、石定栩(2005)、Tsai(2008)、郭銳(2015)等。

於搭配 Sybesma (1999: 92) 所說的影響性動詞 (affective verbs), 這些動詞均有 [+去除] 義特徵 (木村英樹 1983: 28), 呂叔湘 (1999: 352) 列出 28 個這樣的動詞: 忘、丟棄、關、開、喝、吃、咽、吞、潑、撒、扔、放<sub>釋放</sub>、塗、抹、擦、碰、砸、摔、磕、撞、踩、傷、殺、宰、切、沖、賣、還、毀。影響性動詞既包括「丟棄」這樣的達成動詞 (achievements), 也包括「吃」這樣的完成動詞 (accomplishments)。其次, 各動詞允准「了<sub>1</sub>」自由隱去的能力不同。如「忘時間」和「到家」都是達成情狀, 但前者比後者更排斥「了<sub>1</sub>」的隱現 (例 (7))。可見, 情狀類型各異的影響性動詞使用「了<sub>1</sub>」有極高的一致性, 它們恐是「了<sub>1</sub>」最傾向搭配的動詞類, 3.2.2 節會界定出更多類似的動詞。

- (7) 動詞的類型與「了<sub>1</sub>」的自由隱去 <國>:
- [影響性動詞] 他已經忘\*(了)時間了。
  - [其他動詞] 他已經到(了)家了。

第五, 就小句而言, 有時體功能的句末助詞是跟「了<sub>1</sub>」有互動關係的重要因素。國語的句末時體詞有「了<sub>2</sub>」呢、來著。「了<sub>2</sub>」無疑是最高頻跟「了<sub>1</sub>」共現的, 但有少許限制, 如帶副詞「才」的「了<sub>1</sub>」句一般不能用「了<sub>2</sub>」(例 (9a))。「了<sub>1</sub>」跟「呢、來著」亦可共現, 但較少見, 因為跟「了<sub>1</sub>」共現的「呢、來著」是表主觀義的語氣詞, 該用法限於特定的話語環境 (例 (9b)、(9c))。

- (8) 各句末助詞與「了<sub>1</sub>」的共現 <國>:
- 「了<sub>2</sub>」他已經到了家了。
  - 「呢」還不如早點兒賣了房子呢。
  - 「來著」我記著小王上個月娶了媳婦來著, 怎麼現在又相親呢?
- (9) 各句末助詞與「了<sub>1</sub>」共現的限制 <國>:
- [副詞「才」不用「了<sub>2</sub>」] 他才到了家(\*了)。
  - [副詞「已經」不用「呢」] 他已經賣了房子(\*呢)。
  - [報導新信息不用「來著」] 小王最近怎麼樣啊? - 他上個月娶了媳婦(\*來著)。

這些句末助詞不影響「了<sub>1</sub>」所搭配的動詞或賓語的範圍, 但我們認為能與「了<sub>2</sub>」共現是某類小句的「了<sub>1</sub>」有較高句法自由度的關鍵性表徵。該標準有兩點依據。首先, 小句有「了<sub>2</sub>」時更易允准「了<sub>1</sub>」的自由隱去 (李興亞 1989: 336), 「了<sub>1</sub>」可自由隱去往往表明其語義淡化, 語義淡化意味著語法化程度提高, 而功能詞的語法化程度跟句法自由度是正相關的。其次, 現實性的主要小句是「了<sub>1</sub>」分佈最自由的語法環境, 當中「了<sub>1</sub>」的典型表現可視為「了<sub>1</sub>」句法自由度極高的表徵, 而與「了<sub>2</sub>」共現所受的語法語用限制最小, 正是該環境「了<sub>1</sub>」的典型表現。3.3 節會論證句末助詞的因素實為小句「話語功能」的效果。

這五種語法因素可歸為兩大類: (一) 現實性狀況、句法地位、句末助詞界定了「謂語的整體屬性」; (二) 賓語類型和動詞類型屬「謂語的構件屬性」。各項語法因素對「了<sub>1</sub>」的制約效果是相互牽制並有強度差異的, 第三節會論證出它們制約作用的優先等級。

### 3. 制約「了<sub>1</sub>」變體的語法因素

#### 3.0 概述

以第二節梳理出的各項語法因素為區別參數，便將「了<sub>1</sub>」的典型語法環境分為「A - G」七種，見表 1，從環境 A 到環境 G，「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逐漸提高（可搭配的動詞、賓語、句末助詞的類型漸多）。表 1 也呈現出邢臺話「了<sub>1</sub>」變體的分佈格局，強變體「咗」的使用範圍大於弱變體「嘸」，從環境 A 到環境 G，「了<sub>1</sub>」逐漸由「咗」變為「嘸」。可見，「了<sub>1</sub>」兩變體的分佈相當有規律，制約「了<sub>1</sub>」分佈的幾項語法因素正是制約「了<sub>1</sub>」變體的因素，而且它們有制約作用的優先等級，由高到低依次為：現實性狀況 > (句法地位 & 句末助詞)<sub>話語地位</sub> > 賓語類型 > 動詞類型。概言之，先是謂語的整體屬性（現實性狀況、話語地位）決定「了<sub>1</sub>」兩變體分佈的基本格局，再是謂語的構件屬性（賓語類型、動詞類型）決定現實性謂語裡既定的「咗」或「嘸」可換為另一變體的特殊情況。表 1 的七個環境正是依照各因素的這一優先等級來劃分排序的，<sup>8</sup> 其中「句法地位」和「句末助詞」最終可歸為謂語的「話語地位」（見 3.3 節）。下面以表 1 為綱來詳述各語法因素如何制約邢臺話「了<sub>1</sub>」的變體，會涉及更多的語法環境，並推導出多項「了<sub>1</sub>」變體分佈的優先等級以預測其他方言的情況。

須說明的是，邢臺話幾乎沒有「咗嘸」連用的情況，句中「了<sub>1</sub>」的強弱變體不能連用（「<邢> \*我吃咗嘸三碗飯。」），句末一般沒有「咗<sub>了1</sub>」「嘸<sub>了2</sub>」的連用（「<邢> \*我先會兒<sub>剛才</sub>把那碗飯吃咗嘸。」）。只有當「咗<sub>了1</sub>」和「嘸<sub>了2</sub>」處於不同句法層次的謂語裡，二者才能連用，如「<邢> 我早就想(把那碗飯吃咗<sub>了1</sub>)嘸<sub>了2</sub>。」，「咗<sub>了1</sub>」附於內嵌的把字謂語，「嘸<sub>了2</sub>」附於主要小句「想 VP」上。

#### 3.1 謂語的整體屬性：確立兩變體的分佈格局

##### 3.1.1 現實性狀況：首要因素

謂語的整體屬性決定了「了<sub>1</sub>」兩變體分佈的基本格局，首先是謂語的現實性狀況起作用，它是制約「了<sub>1</sub>」變體的首要因素。任何情況下，非現實的「了<sub>1</sub>」謂語一般必用「咗」，現實性的「了<sub>1</sub>」謂語方可能用「嘸」。本節聚焦於非現實的「了<sub>1</sub>」謂語，依小句和從屬謂語之分來討論。

非現實句包括主要小句和從屬小句。非現實的主要小句即環境 A (例 (2b)、(10))，它表達將來事態，帶有情態義，可稱為「將來情態句」。非現實的從屬小句主要是狀語小句，按語義分為違實小句 (counter-factual clauses, 例 (11)) 和假設小句，後者又分為假設將來句 (例 (12)) 和假設過去句 (例 (13))。邢臺話裡這些非現實句的「了<sub>1</sub>」通常必為「咗」，但假設過去句可有條件地允准「嘸」

8. 有兩項因素因對「了<sub>1</sub>」的制約作用較弱而未計入環境「A - G」的區別參數，一是「賓語類型」項的非數量賓語未分「定指/非定指」，二是「動詞類型」項因類型多樣而不做區別，只在表 1 裡設立「吃」類（即影響性動詞）和「看」類的條目。

表 1. 邢臺話「了<sub>1</sub>」變體的分佈態勢

謂語的整體屬性		謂語的構件屬性		「了 <sub>1</sub> 」的變體(例句)	環境
現實性狀況	句法地位	實語類型	動詞類型		
非現實事態	主要小句	非數量	「吃」類	吃咗那碗飯吧! (空)*吃咗東西吧! [見 (3b)]	A
			「看」類	(空)*看咗那本書吧! [見 (3b)] (空)*快吃咗三碗飯! [見 (3b)]	
	從屬謂語	非數量	「吃」類	吃咗那碗飯再走! 吃咗東西再走!	B
			「看」類	看咗那本書再走! (空)?看咗書再走!	
現實事態	從屬謂語	非數量	「吃」類	(空)*吃咗三碗飯再走! [見 (3a)] 他吃咗那碗飯就走囉。 他吃咗東西就走囉。	C
			「看」類	他看咗那本書就走囉。 (空)?他看咗書就走囉。 [見 (4c)]	
	主要小句	非數量	「吃」類	他吃咗/囉三碗飯就走囉。	D
			「看」類	他看咗/囉三本書就走囉。	
	主要小句	了 <sub>2</sub>	「吃」類	他吃囉/咗那碗飯囉。 他吃囉/咗東西囉。	E
			「看」類	他看囉/咗那本書囉。 他看囉書囉。	
		數量	「吃」類	他吃囉三碗飯囉。	F
			「看」類	他看囉三本書囉。	
		非數量	「吃」類	(空)他吃囉(那碗)飯*Ø#。 [見 (5b)]	G
			「看」類	他吃囉三碗飯。 他看囉三本書。	

【說明】(一)「(空)」表示滿足該項條件的「了<sub>1</sub>」句是邏輯上不合法的句子。(二)「句末助詞」項指用了「了<sub>2</sub>」;這有三點說明:環境 A 裡該項為「(\*了<sub>2</sub>)」,指它不能用「了<sub>2</sub>」;環境 B、C、D 裡該項用斜線框,是因為從屬謂語不涉及該項因素;環境 G 裡該項為「Ø」,表示它是無「了<sub>2</sub>」且合法的情況。

(例 (13d), 允准條件見 3.3.1 節), 這源於假設過去句有相當的「現實性」。下面來逐步闡述這四類非現實句的形式和語義差異, 最終論證出謂語的現實性狀況如何制約「了<sub>1</sub>」的變體。

- (10) 將來情態句(環境 A, 非現實的主要小句) <邢>:
- [祈使句] 趕緊吃啗那碗飯吧!
  - [意願句] 俺<sub>我</sub>明兒<sub>明天</sub>殺啗他去。
- (11) 違實小句 <邢>:
- [影響性動詞 & 定指賓語] 要是俺<sub>我</sub>先會兒<sub>剛才</sub>吃啗那碗飯(來), 這會兒不能陣<sub>這麼</sub>餓。
  - [其他動詞] 要是俺<sub>我</sub>先會兒<sub>剛才</sub>看啗那本書(來), 這會兒不能陣<sub>這麼</sub>著急。
  - [其他賓語] 要是俺<sub>我</sub>先會兒<sub>剛才</sub>吃(?啗)東西來 / 要是俺<sub>我</sub>先會兒<sub>剛才</sub>吃(?啗)兩碗飯來, 這會兒不能陣<sub>這麼</sub>餓。
- (12) 假設將來句 <邢>:
- [影響性動詞 & 定指賓語] 要是他等會兒吃啗那碗飯(啗<sub>了<sub>2</sub></sub>), 後晌<sub>下午</sub>肯定不餓。<sup>9</sup>
  - [其他動詞] 要是他等會兒看啗那本書(啗<sub>了<sub>2</sub></sub>), 我就給他買糖吃。
  - [其他賓語] 要是他等會兒吃啗東西(啗<sub>了<sub>2</sub></sub>) / 要是他等會兒吃(?啗)兩碗飯, 後晌<sub>下午</sub>肯定不餓。
- (13) 假設過去句 <邢>:
- [影響性動詞 & 定指賓語] 要是他先會兒<sub>剛才</sub>吃啗那碗飯(啗/囁<sub>了<sub>2</sub></sub>), 這會兒按說不能<sub>不會</sub>餓。
  - [其他動詞] 要是他先會兒<sub>剛才</sub>看啗那本書(啗/囁<sub>了<sub>2</sub></sub>), 這會兒按說該知道答案啗呢。
  - [其他賓語] 要是他先會兒<sub>剛才</sub>吃啗東西(啗/囁<sub>了<sub>2</sub></sub>) / 要是他先會兒<sub>剛才</sub>吃啗兩碗飯(啗/囁<sub>了<sub>2</sub></sub>), .....<sup>9</sup>
  - [「了<sub>1</sub>」用「囁」] 要是他先會兒<sub>剛才</sub>吃囁那碗飯\*(囁) / 要是他先會兒<sub>剛才</sub>吃囁兩碗飯(囁), .....<sup>9</sup>

首先, 這四類非現實句的「了<sub>1</sub>」句法自由度不同。邢臺話跟國語一樣, 將來情態句的「了<sub>1</sub>」僅允許影響性動詞和定指賓語(第二節)。其餘的非現實句的「了<sub>1</sub>」接受所有動詞, 但賓語範圍有不同: 違實小句的僅用定指賓語, 假設將來句的限於非數量賓語, 假設過去句接受所有賓語。這些非現實句所用句末助詞的範圍也不同: 將來情態句不用任何句末助詞, 違實小句只用「來」(例 (11)); 只有

9. 該句在國語的對應表達不能用「了<sub>2</sub>」, 如「<國> 要是他等會兒吃了那碗飯\*(了), 下午肯定不會餓。」, 這說明邢臺話假設小句中的「啗<sub>了<sub>2</sub></sub>」不是通常所說的「了<sub>2</sub>」, 常被方言學界視為假設標記。

假設小句用「了<sub>2</sub>」系的句末助詞，<sup>10</sup> 假設將來句的「了<sub>2</sub>」僅能為「咗」(例 (12))，假設過去句的「了<sub>2</sub>」還可為「嘍」(例 (13))。各類非現實句的「了<sub>1</sub>」總結為表 2，它們按「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由低到高排序是：將來情態句<違實小句<假設將來句<假設過去句。

表 2. 邢臺話各類非現實句裡「了<sub>1</sub>」謂語的句法特徵

	例句	動詞類型	賓語類型	句末助詞	「了 <sub>1</sub> 」變體
將來情態句	(10)	影響性動詞	定指賓語	∅	咗
違實小句	(11)	所有動詞	定指賓語	∅、來	咗
假設將來句	(12)	所有動詞	非數量賓語	∅、咗 <sub>T2</sub>	咗
假設過去句	(13)	所有動詞	所有賓語	∅、咗 <sub>T2</sub> 、嘍 <sub>T2</sub>	咗、嘍

第二，這四類非現實句有明顯的語義差異，本質上是非現實性的不同。Van Gijn & Gipper (2009)、Wiltschko (2014: 154) 基於跨語言比較指出「非現實→現實」是一個概念連續統，我們認為，漢語至少非現實範疇是有連續統現象的，各類非現實謂語的「(非)現實性程度」有差異。衡量漢語謂語的現實性狀況可用如下的三項現實性特徵，注意，特徵 I 的「實現」不同於特徵 II、III 的「實現」：前者指事態「實際地實現」，即情態性(modality)；後者指兩個時間之間的位置關係，即時間性(temporality)。所以，我們界定「(非)現實性」是綜合了情態和時體兩個範疇的特徵。

- I. 實現可能性：指 VP 所指的事態在話題時間(topic time)實現的可能性如何，確定實現取[+]，可能實現取[±]，確定未實現取[-]。話題時間是說話者用於斷言句子的時間(Klein 1994)，一般由全句的時間狀語指示；若沒有時間狀語，將來事態句的話題時間是近將來時刻，過去事態句的話題時間是近過去時刻。
- II. 相對實現性：指 VP 的事態時間(situation time)相對於句法參照時間(reference time in syntax)的位置，在參照時間之前取[+] (即相對實現)，在參照時間之後取[-] (即相對未實現)。VP 的句法參照時間分為如下兩種，若謂語不涉及某種參照時間，對應的相對實現性取[∅]。
  - 狀語性時間：針對主要小句，指 VP 前狀語性成分所指的時間，如「明天你吃了飯再走」的「走」有狀語性時間「吃飯」。VP 若沒有顯性的狀語性時間，則默認是說話時間。
  - 後續謂語時間：針對從屬謂語，指 VP 後核心謂語的事態時間，如「明天你吃了飯再走」的「吃飯」有後續謂語時間「走」。從屬小句的後續謂語時間是其後主要小句的事態時間。這種時間定位等同於郭銳(2015)的「內部時間參照」。

10. 邢臺話的「了<sub>2</sub>」也有強、弱變體，強變體「咗<sub>2</sub>」限於假設小句(例(13))，弱變體「嘍」是「了<sub>2</sub>」的常規形式。

III. 絕對實現性：指事態時間相對於說話時間 (speech time) 的位置，在前取 [+] (即過去事態)，在內取 [±] (即現在事態)，在後取 [-] (即將來事態)。

如此一來，各類非現實句的非現實性特徵如表 3 所示。實現可能性上，除違實小句指不可能實現的事而取 [-實現可能]，其餘均指話題時間上可能實現的事，應取 [±實現可能]。相對實現性上，將來情態句 (10) 的事態發生在默認的狀態性時間「說話時間」之後，沒有後續謂語時間，故取 [-相對實現<sup>狀態性時間</sup>，∅相對實現<sup>後續謂語</sup>]。違實小句 (11)、假設將來句 (12)、假設過去句 (13) 皆發生在主要小句的事態之前，是 [∅相對實現<sup>狀態性時間</sup>，+相對實現<sup>後續謂語</sup>]。絕對實現性上，只有違實小句、假設過去句指過去時態而取 [+絕對實現]，其餘均是指將來事態的 [-絕對實現]。

表 3. 四類非現實句的現實性特徵

	實現可能性 (權重第二)	相對實現性 (權重第一)	絕對實現性 (權重第三)
將來情態句	[±實現可能]	[-相對實現 <sup>狀態性時間</sup> ， ∅相對實現 <sup>後續謂語</sup> ]	[-絕對實現]
違實小句	[-實現可能]	[∅相對實現 <sup>狀態性時間</sup> ， +相對實現 <sup>後續謂語</sup> ]	[+絕對實現]
假設將來句	[±實現可能]	[∅相對實現 <sup>狀態性時間</sup> ， +相對實現 <sup>後續謂語</sup> ]	[-絕對實現]
假設過去句	[±實現可能]	[∅相對實現 <sup>狀態性時間</sup> ， +相對實現 <sup>後續謂語</sup> ]	[+絕對實現]

理論上，謂語的現實性特徵取 [-] 越多，它的非現實性越高；現實性特徵取 [+] 越多，它的現實性越高。可見，很多非現實句也有一定的現實性。而且，這三項特徵有不同的權重 (weight)，我們會另文論證：漢語裡，相對實現性最關鍵，其次是實現可能性，最次是絕對實現性。例如，將來情態句的現實性低於違實小句，因為在相對實現性這個最關鍵的特徵上，前者取 [-] 而後者取 [+]。因此，這幾類非現實句形成了一個「現實性」由低到高的等級序列：將來情態句 < 違實小句 < 假設將來句 < 假設過去句。比較它們的「了<sub>1</sub>」句法自由度等級，可見，「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跟謂語的現實性是正相關的，跟謂語的非現實性是反相關的。

第三，聯繫整體趨勢「非現實的『了<sub>1</sub>』謂語必用『ㄛ』」，可推測謂語的現實性狀況與用「了<sub>1</sub>」變體的傾向性是有關聯的：非現實性越高則越傾向用「ㄛ」，現實性越高便越易接受「囉」。這便能解釋假設過去句為何有允准「囉」的情況 - 它的現實性高於其他的非現實句。由此假設，四種非現實句的現實性等級正是它們觸發「了<sub>1</sub>」弱變體的優先等級：將來情態句 < 違實小句 < 假設將來句 < 假設過去句。那麼，「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和用「了<sub>1</sub>」變體的傾向性也有關聯：某語法環境中「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越高，則越排斥強變體、越接受弱變體。該假設有待跨方言材料來驗證。

再看非現實的從屬謂語，這包括祈願謂語、違實謂語和順序謂語，它們的「了<sub>1</sub>」均是「咗」，但它們的「了<sub>1</sub>」句法自由度是逐漸提高的。一是祈願謂語，即祈願動詞「想要、要、打算、企圖、願意、建議、鼓勵、反對、同意」的謂詞性賓語，它用「了<sub>1</sub>」跟將來情態句一樣(例(14a))。二是違實謂語，即「不如」的謂詞性賓語，它表過去時指違實事態，用「了<sub>1</sub>」跟違實小句一樣(例(14b))。三是順序謂語(即環境B)，即線性序列上兩個謂語的VP<sub>1</sub>，它的事態時間在VP<sub>2</sub>之前，句法順序對應於時間順序，它的「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更高，尤其是能用非定指賓語(例(14c))。

(14) 非現實的從屬謂語用「了<sub>1</sub>」<邢>:

- a. [祈願謂語] 他想吃咗那碗麵。/ 他想看(\*咗)那本書。/ 他想吃(\*咗)東西。
- b. [違實謂語] 先會兒剛才還不如吃咗那碗麵來。/ 還不如看咗那本書來。/ 還不如吃(\*咗)東西來。
- c. [順序謂語] 吃咗那碗麵再走。/ 看咗那本書再走。/ 吃咗東西再走。

以上是肯定句的情況，任何否定句皆有非現實性，因為它表達事態是未實現或不存在的。否定句的「了<sub>1</sub>」<sup>11</sup>句法自由度之低是不言自明的。第一，並非任何句子的否定式都能用「了<sub>1</sub>」，將來情態句和違實小句的否定式拒絕「了<sub>1</sub>」；假設將來句和假設過去句的否定式有時可用「了<sub>1</sub>」(例(15))；現實句的否定式(簡稱「現實否定句」)最易用「了<sub>1</sub>」(例(16))。可見，句子的非現實性越高，其否定式越難以用「了<sub>1</sub>」，這再次印證「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與謂語的非現實性是反相關的。第二，現實否定句用「了<sub>1</sub>」的限制類似違實小句，如(16a)接受所有動詞，但限於定指賓語，句末助詞用「來」，而且它只用強變體「咗」。其實，現實否定句和違實小句有語義相似性，是[-實現可能]，這再次印證謂語的非現實性和用「了<sub>1</sub>」強變體的傾向性是正相關的。

(15) 各類非現實句的否定式用「了<sub>1</sub>」的情況 <邢>:

- a. [將來情態句] 我明兒咗明天不殺(\*咗)他!
- b. [違實小句] 要是夜個不沒看(\*咗)那電影來，就好囉<sub>了2</sub>。
- c. [假設將來句] 要是今兒今天他不看咗這個書，明兒咗明天嘍的的考試就過不去<sub>通不過</sub>囉<sub>了2</sub>。
- d. [假設過去句] 要是夜個昨天他沒看咗這個書，今兒今天嘍的的考試就過不去<sub>通不過</sub>囉<sub>了2</sub>。

(16) 現實否定句用「了<sub>1</sub>」的情況 <邢>:

- a. [主要小句] 鴻門宴，項莊到了到底沒殺咗劉邦哎!/ 陣這麼長時間他也沒看咗那個書來。
- b. [從屬小句] 他沒吃咗你就不賴<sub>不錯</sub>囉<sub>了2</sub>!/ 年輕那會兒沒上咗大學，他心裡頭一直不好受。

11. 一般認為國語「了<sub>1</sub>」和否定副詞是不能搭配的，但木村英樹(1983)、陳剛(1985)、郭銳(1997)均指出國語及北京話的「了<sub>1</sub>」謂語可以有條件地搭配否定副詞。

綜上所述，各類非現實謂語裡「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存在這樣的優先等級：將來情態句＝祈願謂語＜違實小句＝違實謂語＝現實否定句＜順序謂語＜假設將來句＜假設過去句。理論上，這是它們用「了<sub>1</sub>」弱變體的優先等級，邢臺話不能完全反映這種差異，故有待跨方言材料的驗證(3.4節)。理論上，非現實的從屬謂語和否定句也有現實性特徵的差異，這待日後探索。

### 3.1.2 句法地位：次要因素

討論完非現實謂語後，下文只需討論現實性謂語。同是現實性謂語，謂語的句法地位會制約「了<sub>1</sub>」的變體：謂語的句法依附性越強則越傾向用「咗」，句法獨立性越強便越易接受「嘸」。現實性的定語小句、從屬謂語、從屬小句傾向用「咗」(例(17))，只是強制性略有差異：定語小句只用「咗」；從屬謂語有極少數允准「嘸」的情況(例(19a)、(21))；從屬小句只要有句末助詞「嘸<sub>了<sub>2</sub></sub>」，便能換用「嘸<sub>了<sub>1</sub></sub>」。

(17) 從屬性的現實性謂語用「咗」<邢>：

- a. [定語小句] 吃咗早起飯<sub>早飯</sub>的<sub>的</sub>孩<sub>的</sub>子 / 他有咗孩<sub>的</sub>子的事
- b. [從屬謂語] 他拿咗錢包買東西去嘸<sub>了</sub>。/ 他寫咗辭職信就寄走嘸<sub>了<sub>2</sub></sub>。
- c. [從屬小句] (因為)他先會兒<sub>剛才</sub>看咗/嘸報紙嘸，肯定知道今兒嘸<sub>的</sub>新聞嘸<sub>呢</sub>。

現實性的主要小句通常用「嘸」，它句末的「了<sub>1</sub>」只能是「嘸」(例(18a)、(18b))。12 謂詞性賓語和引語型的賓語小句裡(例(18c)、(18d))，「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及其變體形式均跟主要小句相同；語義上，這些賓語型謂語跟主要小句一樣都表述全句的核心信息，並非典型的從屬謂語那樣的從屬信息。因此，我們將賓語型謂語與主要小句歸為一類，「從屬謂語、從屬小句」僅指狀語型謂語。那麼，各類現實性謂語觸發「了<sub>1</sub>」弱變體的優先等級是：定語小句＜從屬謂語＜從屬小句＜主要小句(含賓語型謂語)。第二節談到「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和謂語的句法獨立性是正相關的，這裡再次印證「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與它用弱變體的傾向性是正相關的。

(18) 句法核心的現實性謂語用「嘸」<邢>：

- a. [句中「了<sub>1</sub>」] 他咋知道這事兒哎？ - 他看嘸報紙嘸<sub>了<sub>2</sub></sub>。/ 你知道不？他在街上打嘸兩人。
- b. [句末「了<sub>1</sub>」] 老王先會兒<sub>剛才</sub>走嘸<sub>離開</sub>。/ 樹葉兒綠嘸，天兒<sub>天氣</sub>暖嘸。
- c. [謂詞性賓語] 他後悔看嘸你嘸<sub>的</sub>信嘸。
- d. [賓語小句] 他知道你先會兒<sub>剛才</sub>看嘸報紙嘸。

至此，謂語的整體屬性已確定「了<sub>1</sub>」變體分佈的基本格局：環境 A、B 必用「咗」，環境 C、D 通常用「咗」，環境 E、F、G 通常用「嘸」。

12. (18b) 的句末「了<sub>1</sub>」理論上是包含「了<sub>1</sub>」的，對此 Wu (2005) 做過論證。

### 3.2 謂語的構件屬性：決定兩變體的替換特例

#### 3.2.1 賓語類型：再次因素

在「了<sub>1</sub>」變體分佈的基本格局之上，謂語的構件屬性繼而決定通常用「咗」或「嘸」的某語法環境何時可換用另一變體，這限於現實性謂語，主要是環境 C、D、E 會出現「了<sub>1</sub>」變體的特殊情況。

謂語的整體屬性確定後，賓語的類型便開始制約「了<sub>1</sub>」的變體了。第一，數量賓語更易允准「嘸」，表現為以「咗」為常的環境 D 帶數量賓語時可換用「嘸」，名量賓語和時量賓語的表現相同(例 (19))。第二，非數量賓語中，定指賓語也會引起「了<sub>1</sub>」變體的特殊情況，它造成以「嘸」為常的環境 E 可換用「咗」(例 (20))。那麼，各類賓語觸發「了<sub>1</sub>」弱變體的優先等級是：定指賓語 < 非定指賓語 < 數量賓語。該序列既不是 NP 的有界性等級，也不是 NP 的指稱性等級，因為無界且無指的非定指賓語處於序列的中間，其動因有待分析。但是，第二節談到「數量賓語會提高『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該序列至少反映出「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與它用弱變體的傾向性是正相關的。不過，賓語對「了<sub>1</sub>」變體的制約效果還受制於句末助詞的情況，見 3.3 節。

#### (19) 數量賓語更易允准「嘸」<邢>：

- a. [從屬謂語] 他寫咗/嘸兩封信就寄走嘸<sub>T2</sub>° / 他寫咗/嘸一會兒就睡嘸<sub>T2</sub>°  
(比較 (17b))
- b. [從屬小句] (因為)他先會兒<sub>剛才</sub>看咗/嘸兩份報紙，肯定知道今兒嘸<sub>的</sub>新聞嘞<sub>呢</sub>° / (因為)那個報紙他看咗/嘸兩遍，肯定知道今兒嘸<sub>的</sub>新聞°  
(比較 (17c))

#### (20) 定指賓語更易允准「咗」<邢>：

- a. [非定指賓語] 他打嘸人嘸<sub>T2</sub>°  
b. [定指賓語] 他打嘸/咗老王嘸<sub>T2</sub>°

#### 3.2.2 動詞類型：最次因素

其他語法因素均相同時，動詞的類型最後決定既定的「咗」或「嘸」能否換為另一變體，有些動詞更易允准弱變體，有些動詞更易允准強變體，這導致了通常用某變體的語法環境有時可換用另一變體。

第一，雖然環境 C 通常用「咗」，但有兩類動詞在該環境下仍能換用「嘸」。一類是達成動詞中的「到、上、下、成」(例 (21a))，它不包括「死、塌」等有結果性狀態的達成動詞，可稱為「終止型動詞」。另一類是靜態動詞中的「知道、認識、同意、有」(例 (21b))，它不包括「等於、希望」等不用「了<sub>1</sub>」的靜態動詞，可稱為「狀態型動詞」。這兩類動詞處於有界性的兩極，共同點是客體的狀態不會因動作而變化。

#### (21) 終止型動詞和狀態型動詞易允准「嘸」<邢>：

- a. 他到咗/嘸北京就病開<sub>開始生病</sub>嘸<sub>T2</sub>° / 他成咗/嘸冠軍就回老家嘸<sub>T2</sub>°

- b. 在會上他認識咗/囁老王就走囁<sub>了<sub>2</sub></sub>。/ 年上個<sub>去年</sub>他有咗/囁媳婦兒就忙開<sub>開始忙</sub>掙錢兒囁<sub>了<sub>2</sub></sub>。

第二，雖然環境 E 通常要用「囁」，僅帶定指賓語時方接受「咗」，但有一部分動詞使環境 E 帶非定指賓語時也能換用「咗」。呂叔湘 (1999) 所列的影響性動詞就是如此，表 4 的四組動詞也是如此 (例 (22))。乙組動詞都能在將來情態句中用「了<sub>1</sub>」，與影響性動詞屬同類；丙、丁組動詞因為有非自主性不能在祈使句中用「了<sub>1</sub>」，但也能用於一部分的將來情態句 (「<國> 別丟了身份證。」「<國> (我盼著) 他老婆快死了吧。」)。這三組動詞的語義共同點是「客體受損或 (從主體論元處) 消失」，例如，「吃」蘊涵食物減少，「丟」蘊涵受事消失，「死」指主體失去生命，可合稱為「損失義動詞」。甲組動詞也能在將來情態句中用「了<sub>1</sub>」 (「<國> 快給兒子蓋了新房吧。」)，它們表達製造或取得某物，即「客體從不存在到出現 (於主體論元處)」，可稱為「制取義動詞」。損失義動詞和制取義動詞雖然改變客體的形式不同，但都表示動作必然改變客體的物質狀態，蘊涵客體有「特定的結果性狀態」，可統稱為「結果型動詞」，影響性動詞是當中的典型成員。這類動詞囊括了活動動詞 (如「洗」)、完成動詞 (如「吃」)、達成動詞 (如「死」) 三種情狀類型，但它們用「了<sub>1</sub>」有多項一致的表現，歸為一類是十分必要的。

(22) 結果型動詞易允准「咗」<邢>：

- a. [甲組] 你知道不哎？他家蓋咗/囁新房的囁<sub>了<sub>2</sub></sub>。  
 b. [乙組] 沒吃早起飯<sub>早飯</sub>，你咋也不餓哎？- 俺<sub>我</sub>先會兒<sub>剛才</sub>吃咗/囁蘋果囁<sub>了<sub>2</sub></sub>。  
 c. [丙組] 你夜個<sub>昨天</sub>有咗啥事來？- 俺<sub>我</sub>丟咗/囁錢包囁<sub>了<sub>2</sub></sub>。  
 d. [丁組] 你知道不哎？他家死咗/囁人囁<sub>了<sub>2</sub></sub>。

表 4. 結果型動詞

下位類型	例詞及與 Vendler 式情狀的對應關係	自主性	結果性狀態
[甲]制取義動詞	【活動、完成】蓋 <sub>造</sub> 、造、寫 <sub>作</sub> 、畫 <sub>繪</sub> 、簽 <sub>名字</sub> 、做 <sub>製作</sub> 、買、賺、要 <sub>索取</sub> 、領 <sub>取</sub> 、娶、摘	自主	獲得客體
[乙]影響性動詞	【活動、完成】吃、喝、關、開、潑、撒、扔、塗、抹、擦、砸、摔、磕、踩、傷、殺、宰、切、沖、賣、還、洗、刷、鋤、煮、燒、炸、煎、剝、拆、剪、拼 <sub>命</sub> 、拔、吐、脫、摘、付 <sub>錢</sub> 、給； 【達成】丟 <sub>棄</sub> 、忘、吞、咽、滅、撞、毀、碰、放 <sub>釋放</sub> 、嫁 <sub>女兒</sub> 、開除、饒	自主	損失客體
[丙]准影響性動詞	【達成】丟 <sub>失</sub> 、落 <sub>因忘記而留下</sub> 、掉、賠 <sub>虧損</sub> 、輸、賺、贏、得 <sup>13</sup>	非自主	
[丁]非賓格動詞	【達成】死、塌、斷、走 <sub>離開</sub> 、碎、瞎、沉、倒	非自主	

13. 「賺、贏得」的結果性狀態屬於「獲得客體」，我們按它的非自主特徵歸到准影響性動詞裡。

此外，動結式也更易允准「啍」(例 (23))，這可從兩方面解釋。第一，很多動結式跟結果型動詞一樣，語義蘊涵客體的結果性狀態，如「洗淨(衣裳)、打死(蚊子)、壓碎(餅乾)、摔斷(腿)、寫錯(字)」，能在將來情態句中用「了<sub>1</sub>」(如「<邢>趕緊把那個蚊的<sub>子</sub>打死啍!」)。第二，其他的動結式裡賓語常常是定指賓語，這也是促動「啍」的語法因素之一。

(23) 動結式易允准「啍」<邢>:

- a. [結果補語描述賓語的狀態] 先會兒<sub>剛才</sub>咱孩的<sub>子</sub>打死囉/啍蚊的<sub>子</sub>囉<sub>了2</sub>。
- b. [結果補語描述其他] 他聽清囉/啍那個話兒<sub>那句話兒</sub>囉<sub>了2</sub>。

上述動詞分類與「Vendler 式情狀類型」並不對應，這表明：針對「了<sub>1</sub>」的動詞分析，動作改變客體狀態的情況(簡稱「動詞的影響性」)是最重要的因素。那麼，各類動詞觸發「了<sub>1</sub>」弱變體的優先等級是：結果型動詞<其他動詞<狀態型動詞&終止型動詞。這代表了動詞的影響性等級。「其他動詞」均非必然改變客體的物質狀態，例如，「打」雖以使客體受損為目的，但未必造成客體的傷害(「<國>他打了張三，沒打死，也沒打傷。」)；「看」通常不改變客體的狀態(「<國>我看了那個電影，不好看。」)；「穿」只改變客體的位置狀態，不改變客體的物質狀態(「<國>他穿了一件毛衣。」)。然而，它們對客體的影響程度有差異(如「打」強於「看」)，理論上會導致「了<sub>1</sub>」的變體差異，這有待其他方言的驗證。

謂語的構件屬性是解釋「了<sub>1</sub>」變體分佈的特殊情況，聯繫謂語的整體屬性會發現：強制用「了<sub>1</sub>」某變體的整體屬性往往要組配易允准同一變體的構件屬性。一方面，定指賓語、結果型動詞均是易允准「啍」的謂語構件，非現實的環境 A 強制用這類賓語和動詞(第二節)，從屬性的環境 C 在帶「看、聽、說」等動詞時也需用定指賓語(例 (24))，而事態的非現實性、句法的從屬性皆是用「啍」的謂語的整體屬性。另一方面，數量賓語是易允准「囉」的謂語構件，它搭配「了<sub>1</sub>」時只用於現實性謂語(見表 1)，而事態的現實性是用「囉」的謂語的必有屬性。可見，「了<sub>1</sub>」謂語的構件屬性和整體屬性有玄妙的關聯，其動因會另文解釋。

(24) 用「啍」的環境 C 須搭配定指賓語 <邢>:

- a. [非定指賓語] ?他看啍書就走囉<sub>了2</sub>。
- b. [定指賓語] 他看啍那本書就走囉<sub>了2</sub>。

### 3.3 話語地位：句法地位背後的真正因素

對於現實性的主要小句，不同的句末助詞也會觸發「了<sub>1</sub>」的不同變體，這本質上是謂語「話語地位」的作用，它也是 3.1.2 節謂語「句法地位」背後的根本因素，亦即制約「了<sub>1</sub>」變體的真正「次要因素」。這種重要的情況未包含在表 1 中，下面分三小節來闡釋。

3.3.1 「了<sub>2</sub>」和「非了<sub>2</sub>」的分界

第二節已說明跟「了<sub>1</sub>」有互動關係的句末助詞有「了<sub>2</sub>、呢、來著」，邢臺話的對應形式是：嘸<sub>了2</sub>，嘸<sub>呢</sub>，來。但是，邢臺話的這些句末助詞在功能上略有不同。一是邢臺話「了<sub>2</sub>」的使用範圍小於國語「了<sub>2</sub>」，它不能表達「<國>老張很忙，老李就很清閒了。」「<國>我最喜歡吃魚了。」等主觀義。二是邢臺話「來」的使用範圍遠大於國語「來著」，其核心功能是過去未完整體 (past-imperfective) 標記(如「<邢>他在家吃飯來<sub>他(過去某時)在家吃飯呢</sub>。」「<邢>那個店以前買鞋來<sub>那家店以前買鞋</sub>。」)，也作反事實標記(例(11))，還可作標示話語中背景信息的語氣詞 (mood particle)。本節的討論包含它們作語氣詞的情況，因為「呢、來」只有作脫離未完整體義的語氣詞時方能搭配「了<sub>1</sub>」。

「了<sub>1</sub>」與不同句末助詞之間的互動在邢臺話有形式表現：「了<sub>2</sub>」易觸發其弱變體「嘸」，其他句末助詞必用其強變體「咋」(例(25))。故上述句末助詞可分為「了<sub>2</sub>」和「非了<sub>2</sub>」兩大類。該傾向還見於從屬小句，3.1.1 節顯示假設過去句的「了<sub>1</sub>」可為「嘸」，這受制於一個因素：須有句末助詞「嘸<sub>了2</sub>」。那麼，該趨勢源於「嘸<sub>了2</sub>」對「了<sub>1</sub>」的語音逆同化作用嗎？並非如此，(26) 的「了<sub>1</sub>」句無任何句末助詞，其「了<sub>1</sub>」也可為「嘸」，它的特別之處是帶數量賓語。可見，「嘸<sub>了2</sub>」和數量賓語對「了<sub>1</sub>」起到相同的作用，這或歸因於二者近似的功能 - 皆能使「了<sub>1</sub>」句完句。完句與否直接牽涉小句的話語地位 (discourse status)，能完句的小句方有獨立的話語地位，能不依賴其他小句單獨陳述話語的核心信息。我們試尋找「了<sub>2</sub>」句和「非了<sub>2</sub>」句的話語功能差異，這裡的「了<sub>2</sub>」句和「非了<sub>2</sub>」句皆指帶「了<sub>1</sub>」謂語、表有界性事態的情況。<sup>14</sup>

(25) 現實句裡「嘸<sub>了2</sub>」觸發「嘸<sub>了1</sub>」<邢>：

a1. [舊信息句.了<sub>2</sub>] 他年上<sub>去年</sub>明明娶<sub>咋</sub>嘸媳婦<sub>嘸了2</sub>，咋又相親<sub>嘸</sub>哎？

a2. [舊信息句.非了<sub>2</sub>] 他年上<sub>去年</sub>明明娶<sub>咋</sub>嘸媳婦<sub>嘸來嘸呢</sub>，咋又相親<sub>嘸</sub>哎？

b1. [新信息句.了<sub>2</sub>] 老張結婚嘸沒？ - 結嘸，他年上<sub>去年</sub>娶<sub>咋</sub>嘸小王<sub>嘸了2</sub>。

b2. [新信息句.非了<sub>2</sub>] 老張結婚嘸沒？ - 結嘸，他年上<sub>去年</sub>娶<sub>咋</sub>嘸小王<sub>嘸來嘸呢</sub>的。

c1. [回應句.了<sub>2</sub>] 這個老光棍<sub>單身漢</sub>咋<sub>怎麼</sub>有小子<sub>兒子</sub>嘸？ - (因為)他年上<sub>去年</sub>娶<sub>咋</sub>嘸媳婦<sub>嘸了2</sub>。

c2. [回應句.非了<sub>2</sub>] 這個老光棍<sub>單身漢</sub>咋<sub>怎麼</sub>有小子<sub>兒子</sub>嘸？ - (因為)他年上<sub>去年</sub>娶<sub>咋</sub>嘸媳婦<sub>嘸來嘸呢</sub>的。

(26) 小句的數量賓語觸發「嘸<sub>了1</sub>」<邢>：

a. [舊信息句] 他年上<sub>去年</sub>明明娶<sub>咋</sub>嘸一個媳婦，咋又相親<sub>嘸</sub>哎？(比較(26a))

b. [新信息句] 老張結婚嘸沒？ - 結嘸，他年上<sub>去年</sub>娶<sub>咋</sub>嘸一個山東媳婦。  
(比較(26b))

c. [假設過去句] 要是他先會兒<sub>剛才</sub>吃<sub>咋</sub>嘸兩碗飯，這會兒按說不能<sub>不會</sub>餓。  
(比較(13a))

14. 邢臺話的「呢、來」以帶無界性謂語為常，也可有條件地帶有界性謂語，在此便討論這種有標記組合的話語局限性。

- d. [假設過去句] 要是他先會兒<sub>剛才</sub>看<sub>咗</sub>/囁兩本書，這會兒按說該知道答案嘞<sub>呢</sub>。  
(比較 (13b))

### 3.3.2 句末助詞與話語功能的關聯

論及句子的話語功能，需簡介我們對漢語句子的話語分析範式，它對理清「了」變體的分佈很重要。話語功能包括語篇功能和對話功能兩大部。Hopper (1977; 1979) 將敘事性語篇中句子的話語功能分為前景句 (foregrounded sentences) 和背景句 (backgrounded sentences)，該分類不適用於對話，也不完全適合漢語。漢語缺乏時制形態使它有完句與否的句法問題，造成其話語模式異於時制形態發達、無完句問題的印歐語，不宜完全照搬 Hopper 的範式。例如，表事件進展的流水句 (27a) 中「娶了媳婦」「生了孩子」若依 Hopper 的定義則為前景句，但它們的句法表現類似英語的不定式 (infinitive) 謂語：在任何語境都難以單獨完句，可不用任何時體助詞 (例 (27b))，邢臺話裡它們跟從屬謂語一樣須用「了」的強變體 (例 (31a))。因此，漢語的這類謂語宜視為從屬謂語而非句子，排除在話語功能的分析範圍之外。

(27) Hopper 的話語分析範式不適用於漢語 <國>:

- a. [前景句 vs. 從屬謂語] 他去年娶了媳婦，今年生了孩子，現在又離婚了。  
b. [前景句 vs. 從屬謂語] 他去年娶上媳婦，今年生出孩子，現在又離婚了。

可見，分析漢語小句的話語功能須將完句情況作為重要的標準，功能語法認為完句是小句在話語中著地 (grounding)，Hopper 的前景句和背景句雖名為小句著地位置的區分，但亦可視為完句能力的劃分。由此，我們將漢語話語功能的分析範圍限於至少在一部分語境裡能完句的現實句，它們中多數是有句末助詞或帶數量賓語的，這些句子的話語功能分為「核心信息句」和「從屬信息句」。核心信息句指話語中表達主要信息、承載說話目的的句子，其謂語必是陳述新信息 (例 (28))；從屬信息句指為話語的核心信息做補充或鋪墊的句子，不承載說話目的，其謂語可含有舊信息 (例 (25a))，即使陳述新信息也是為其他信息做補充或鋪墊，如 (25b1) 的新信息「年上<sub>去年</sub>娶小王」是為前面的「結(婚)囉」做進一步的信息補充。首先，兩類句子的語篇表現不同。核心信息句在語篇中必是表達故事主線，它若陳述無界性事態，則實現為並列關係的事件鏈條 (未必有時間順序性) 中表主要事件的句子，如 (28a) 的兩個「呢」句；它若陳述有界性事態，則實現為有時間順序進展關係的事件鏈條中的前景句，如 (28b) 的每個「了」句。從屬信息句無論陳述何種事態，在語篇中均非故事主線，即使表達有界性事態也不會推進事件鏈條的進展，它包括語篇中所有的背景句。其次，兩類句子的對話表現也不同。核心信息句單獨存在也能合適地表述信息，即能獨立表述信息，如 (29a) 不依賴前述信息，也無需接續其他句子。從屬信息句須依賴其他小句方能有效地表述信息，即依附性表述信息，如 (29b) 的「的」字焦點句<sup>15</sup> 必設定「他已經娶了媳婦了」為舊信息，需要前述話語報導過這一事件。

15. 這指句末助詞「的」幫助構成對比焦點句且僅表達過去事態的用法 (范曉蕾 2017)。

(28) 語篇中的核心信息句 <國>:

- a. [無界性事態] 我晚上回來的時候, 他正吃飯呢; 但我早上出門的時候, 他還在睡覺呢。
- b. [有界性事態] 他早先上了兩年小學, 十二歲就上了大學了, 畢業後又考了個研究生。

(29) 對話中的核心信息句和從屬信息句 <國>:

- a. [核心信息句] 你知道不? 小王去年娶了媳婦了。 – 我早就聽說了。
- b. [從屬信息句] 聽說小王結婚了。 – 他是去年娶了媳婦的。

因此, 核心信息句是獨立的話語單位, 從屬信息句是依附性的話語單位, 前者的話語獨立性高於後者。一言以蔽之, 核心信息句指在語篇中表達故事主線、在對話中獨立表述的句子, 從屬信息句指在語篇中輔助故事主線、在對話中依附性表述的句子。核心信息句/從屬信息句雖對應於 Hopper 界定的大部分前景句/背景句, 但兩組概念有差異。第一, 對話中很多回應句屬從屬信息句, 因為回應前句往往是為其他信息做補充, 如 (25c) 的回應句是解釋原因, 句法上是因果複句的原因小句, 其後隱含了未明言的結果小句 – 這是依賴其他句子的另一形式, 但回應句在話語片段 (utterance) 中單獨出現, 難以稱之為背景句。第二, 核心信息句能在對話中「單獨存在」意味著它必能完句, 而依 Hopper 界定出的漢語前景句未必是能完句的, 只有能完句的前景句才屬核心信息句, 不能完句的前景句僅是從屬謂語、無關漢語話語功能的分析 (見上)。

基於上述分析範式, 我們發現「了<sub>2</sub>」和「非了<sub>2</sub>」正是造成「了<sub>1</sub>」謂語的話語功能有對立。(25) 的「了<sub>2</sub>」句和「非了<sub>2</sub>」句皆是從屬信息句, 表明它們皆能作從屬信息句, 但二者擔任核心信息句的能力是不同的。第一, 語篇中, 「了<sub>2</sub>」句以報導新信息為常 (楊凱榮 2013), 主要作前景句以推進事件鏈條的進展 (Van den Berg & Wu 2006; 徐晶凝 2012, 2014);<sup>16</sup> 「非了<sub>2</sub>」句常以知曉事態的發生為前提 (即含舊信息, 例 (25a)),<sup>17</sup> 即使報導新信息也僅能作背景句, 為前景句做補充或鋪墊。第二, 對話中, 「了<sub>2</sub>」句可單獨表述信息, 表現為能作首發句來單獨報導事態, 如 (30a) 可單獨完句; 「非了<sub>2</sub>」句不能作首發句來單獨報導事態, 如 (30b) 無後續句便不能完句, 它至多作其他句子的回應句 (例 (25c))。

16. 諸多觀察表明「了<sub>2</sub>」在話語中是報導前景/核心信息的。楊凱榮 (2013) 指出「當說話人旨在報告事件的發生時句末需要用『了<sub>2</sub>』」。Van den Berg & Wu (2006) 認為「了<sub>2</sub>」是標注事件進展線上的高峰情景 (peak situation), 它是概念結構上的里程碑 (信息高峰或協調點), 即交際的共同認知基礎中的變化 (見楊素英、黃月圓 2009 的介紹)。還有, 徐晶凝 (2012) 談到「了<sub>2</sub>」表達了說話人對事件在事件進展鏈條上的關注, 徐晶凝 (2014) 又談到: 「在敘事語句中, 『了<sub>2</sub>』用於敘述者對故事主要進展階段的主觀切分, 與其他指向成分 (時間、空間、人物等) 一起共同設置故事推進的大框架」。這些結論皆表明語篇中「了<sub>2</sub>」句的話語地位極其重要, 傳達的是關鍵性信息。

17. 楊凱榮 (2013) 指出「同樣是已然的事件, 當說話人對其進行說明或者對動作行為進行描摹時, 句末則不需要用『了<sub>2</sub>』」。所謂對事件的「說明」或對動作行為的「描摹」都反映出句子是對已知事態做信息的補充, 必是不會推進事件進展鏈條的背景句。

(30) 對話中獨立完句的核心信息句 <邢>:

- a. [首發句.了<sub>2</sub>] 你知道不哎? 他年上<sub>去年</sub> 娶囍媳婦囉<sub>了<sub>2</sub></sub> #。  
 b. [首發句.非了<sub>2</sub>] 你知道不哎? 他年上<sub>去年</sub> 娶咗媳婦來/囍呢/囍的 \*Q#。

總之, 句末助詞為「了<sub>2</sub>」的「了<sub>1</sub>」句既能作核心信息句, 也能作從屬信息句; 句末助詞為「非了<sub>2</sub>」的「了<sub>1</sub>」句僅能作從屬信息句, 所以在有界性事態句中「非了<sub>2</sub>」的句末助詞可視為從屬信息句的標記。可見, 小句的話語功能制約句末助詞的分佈, 句末助詞的性質會決定小句的話語功能。由此推斷, 即使話語功能相同(如均作從屬信息句), 「了<sub>2</sub>」句的話語獨立性也要高於「非了<sub>2</sub>」句。那麼, 兩類句末助詞觸發「了<sub>1</sub>」不同變體的本質是: 話語獨立性較高的小句傾向用「了<sub>1</sub>」的弱變體, 話語獨立性較差的小句傾向用「了<sub>1</sub>」的強變體。亦可推知, 核心信息句一般用「了<sub>1</sub>」的弱變體, 從屬信息句易用「了<sub>1</sub>」的強變體。<sup>3.1.2 節所論之「現實性主要小句裡『了<sub>1</sub>』以『囍』為常」實則限於核心信息句。</sup>

如此一來, 前述因素所不能解釋的現象也變得有規律可循。第一, 北方方言中謂語為「V+了+定指賓語」的小句若無「了<sub>2</sub>」便不能作核心信息句, 如「<邢> 他年上<sub>去年</sub> 娶咗小王 \*Q#。」不能獨立完句, 它或作從屬謂語或作從屬信息句(例 (31)), 所以它的「了<sub>1</sub>」是「咗」。第二, 語法焦點句在話語中僅能作從屬信息句。例如, 「的」字焦點句、各種「才」字句<sup>18</sup> 及帶「只」義範圍副詞的句子有對比焦點並有焦點標記(是、才、只), 都是語法焦點句, 話語中它們不能單獨成話, 須伴有其他句子, 如 (32b) 用「讓他好好歇會兒」、(32c) 用「這會兒肯定餓」來表達說話目的, 而且它們的句末助詞均不用「了<sub>2</sub>」而用「的」「呢」。這反映出這類句子從屬性的話語地位, 所以它們的「了<sub>1</sub>」是「咗」。注意, (32d) 的「了<sub>1</sub>」句為隱性焦點句, 它隱含了焦點標記「是」, 整句可變換為「是」字句表明賓語是對比焦點, 且句末助詞用「呢」, 所以它也是語法焦點句, 話語功能是給前一小句做信息補充, 所以也用「咗」。由此可知, 從屬信息句可含對比焦點, 核心信息句必是核心謂語作常規焦點。

(31) 「V+了+定指賓語+Q」句用「咗」<邢>:

- a. [流水句之從屬謂語] 他年上<sub>去年</sub> 娶咗小王, 後來生咗孩的<sub>子</sub>, 這會兒又離囍婚囉。  
 b. [舊信息句] 他年上<sub>去年</sub> 明明娶咗小王, 咋又相親哎?  
 c. [補充信息句] 老張結婚囉沒? - 結囉, 他年上<sub>去年</sub> 娶咗小王。

(32) 語法焦點句用「咗」<邢>:

- a. [「的」字焦點句.補充信息] 她生囍孩的<sub>子</sub>囉, 是夜個<sub>昨天</sub> 在婆家生咗孩的<sub>子</sub>囉的。  
 b. [量級「才」字句.鋪墊信息] 他晚上八點才下咗班, 讓他好好歇會兒。

18. 副詞「才」有多種功能, 可表量級反差關係(「<國> 他十歲才上了小學。»), 還可表達時間「剛」(「<國> 我才吃了早飯。») 和範圍「只」的意義(「<國> 他早飯才喝了一碗粥。»)。

- c. [「只」義副詞句.鋪墊信息] 他早起飯<sub>早飯</sub>就只吃<sub>只</sub>咗個饅饅<sub>饅頭</sub>,這會兒肯定餓。
- d. [隱性焦點句.補充信息] 他考上大學囉<sub>了<sub>2</sub></sub>,上<sub>上</sub>咗北京大學(=上的是北京大學)。

第三,談到量級「才」字句,便需討論常與之做對照的量級「就」字句(白梅麗 1987)。大異於「才」字句的是,量級「就」字句核心謂語的「了<sub>1</sub>」以「囉」為常(例(33))。這類句子用「了<sub>2</sub>」已經暗示其獨立的話語地位,的確,它在對話中能單獨表述信息,在語篇中報導前景信息,如「<邢> 他四歲上<sub>上</sub>小學,十二就上<sub>上</sub>囉大學囉,畢咗業又考<sub>考</sub>囉個研究生。」,是典型的核心理信息句,它的「了<sub>1</sub>」用「囉」是符合預測的。量級「就」字句雖有超出預期的主觀義,卻是核心謂語作常規焦點,這造成了它跟量級「才」字句有不同的話語功能。

(33) 量級「就」字句通常用「囉」<邢>:

- a. 他十二<sub>十二歲</sub>就上<sub>上</sub>囉大學囉<sub>了<sub>2</sub></sub>。
- b. 他六點就到<sub>到</sub>囉咗校兒<sub>學校</sub>囉<sub>了<sub>2</sub></sub>。

既然數量賓語對「了<sub>1</sub>」句的完句作用近似於「了<sub>2</sub>」,就需分析數量賓語與小句話語地位的關係。帶數量賓語的「了<sub>1</sub>」句無句末助詞亦能完句(第二節),表明這類「了<sub>1</sub>」句有獨立的話語地位,可作核心理信息句。表 1 顯示帶數量賓語的環境 F、G 只能用「囉」,這是針對核心理信息句(例(34a))而言;它們也有用「咗」的情況,限於從屬信息句,如(34b)的「了<sub>1</sub>」句是為談話觀點「孩的<sub>子</sub>可用功囉<sub>呢</sub>」補充證據。理論上環境 F 和環境 G 在「了<sub>1</sub>」的使用上應有差異,因為前者有「了<sub>2</sub>」但後者沒有。句末助詞對小句話語地位的決定作用強於賓語類型,因為句末助詞的轄域覆蓋了賓語,更能決定小句的話語地位。這表現為前者對「了<sub>1</sub>」的制約作用強於後者,「了<sub>2</sub>」句帶非數量賓語也能作核心理信息句、允准「了<sub>1</sub>」的弱變體(例(30a)),「非了<sub>2</sub>」句即使帶數量賓語也是作從屬信息句、必用「了<sub>1</sub>」的強變體(例(34c))。我們推測,若同是作核心理信息句,各方言裡環境 F 比環境 G 更易允准「了<sub>1</sub>」的強變體。理由是,環境 F 已有「了<sub>2</sub>」彰顯獨立的話語地位,用「了<sub>1</sub>」的強變體亦無大礙,但無「了<sub>2</sub>」的環境 G 完全依賴「了<sub>1</sub>」的弱變體來標示獨立的話語地位。該推測有待驗證。總之,賓語的類型會制約小句的話語地位,但制約效果弱於句末助詞。

(34) 帶數量賓語的「了<sub>1</sub>」句與話語地位 <邢>:

- a. [核心理信息句] 你知道不<sub>不</sub>咗?這回孩的<sub>子</sub>囉<sub>的</sub>作文寫囉三頁紙。
- b. [從屬信息句.無「非了<sub>2</sub>」] 孩的<sub>子</sub>可用功囉<sub>呢</sub>,這回作文寫<sub>咗</sub>囉三頁紙。
- c. [從屬信息句.有「非了<sub>2</sub>」] 孩的<sub>子</sub>可用功囉<sub>呢</sub>,這回作文寫<sub>咗</sub>三頁紙來。

### 3.3.3 話語地位與句法地位的歸一

我們回到「完句」來審視核心信息句和從屬信息句，它們是基於話語功能的分類，句法上同屬現實性的主要小句，但前者是真正地完句，後者不是真正地完句。具體而言，「了<sub>2</sub>」句和帶數量賓語的「了<sub>1</sub>」句能作對話的首發句單獨表述信息(例(30a)、(34a))，是獨立完句；「非了<sub>2</sub>」句須依存其他句子方能合適地表述信息，是依附性完句。這兩種完句情況可視為小句「完句能力(或完句程度)」的差異，它代表小句表述的信息對話語環境(簡稱「語境」)的依賴度：小句的完句能力越高，表明它對語境的依賴度越低，可以在更多語境中合適地表述信息，即「話語自由度」越高。可見，小句的完句能力和它的話語自由度是正相關的。有的「了<sub>1</sub>」句在任何語境下都能完句，如(35a)作舊信息句、回應句和首發句均可(例(25a1)、(25c1)、(29a))，完句能力很高，是典型的完句；有的「了<sub>1</sub>」句需要特定的語境方能完句，如(35b)作「他娶了誰啊？」的回應句時可完句(此時賓語為對比焦點)，屬完句能力居中的非典型完句；還有的「了<sub>1</sub>」句在任何語境下都難以完句，如(35c)的完句能力很低，成為公認的未完句。

(35) 各種「了<sub>1</sub>」句完句能力的梯度等級 <國>：

- a. [任何語境可完句] 他娶了媳婦了#。/他娶了一個媳婦#。
- b. [部分語境可完句] 他娶了小王?#。
- c. [沒有語境可完句] 他娶了媳婦\*#。

因此，小句的完句是話語問題，判定小句的完句情況不能脫離語境。從話語依附性的角度看，從屬信息句更接近從屬小句、從屬謂語，只是前者能作回應句而後者不能，這說明從屬小句、從屬謂語的話語依附性更高、完句能力更差。綜上所述，「完句與否」不是絕對的，各類小句存在完句能力的梯度等級：定語小句 < 從屬謂語 < 從屬小句 < 從屬信息句 < 核心信息句。這本質上是各類小句的話語獨立性等級，加之邢臺話小句的話語獨立性和用「嘸」的傾向性是正相關的，可知各類小句觸發「了<sub>1</sub>」弱變體的優先等級為：定語小句 < 從屬謂語 < 從屬小句 < 從屬信息句 < 核心信息句 - 這尚待跨方言材料的驗證。該等級序列與 3.1.2 節各類謂語觸發「了<sub>1</sub>」強變體的等級序列幾乎重合，前者僅是把後者的「主要小句」分解為「從屬信息句」和「核心事態句」。其實，謂語的句法地位與它的話語地位是一致的，從屬性謂語報導整句的從屬/背景信息，核心謂語報導整句的核心/前景信息，亦可用話語地位的差異來解釋從屬性謂語用「咗」、主要小句用「嘸」的現象。因此，在「了<sub>1</sub>」變體的制約因素裡，謂語的話語地位是其句法地位背後的基本因素，可用話語功能來涵蓋句法因素。漢語的句法因素和話語因素的相通度如此之深，應源於漢語缺乏完備的定式性(finiteness)形態來標示謂語的時制意義，這讓漢語的從屬性謂語與獨立小句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而且，謂語的句法獨立性和話語獨立性是一體兩面的，本質上均是謂語信息表述的獨立性，即脫離其他謂語能否合法且合適地表述信息。句法因素負責「合法」，話語因素負責「合適」，而句子的合法性和合適性又無絕對的界限。

上述的話語分析僅針對現實句，但非現實句也有話語地位的差異。語篇中非現實句不能表達故事主線，對話中多數非現實句至多是依附性完句，所以多數非現實句僅能作從屬信息句。3.1.1 節談到違實小句和假設過去句用「了<sub>1</sub>」變體的差異源於二者的非現實性不同，其實二者的話語地位也有差異，違實小句用「非了<sub>2</sub>」反映出它從屬性的話語地位，假設過去句可用「了<sub>2</sub>」反映出它的话語地位有相對的獨立性(只是很微弱)。然而，我們不擬用話語功能來涵蓋現實性狀況的因素，因為現實性狀況的制約作用強於話語地位，一個表現是將來情態句也能作核心信息句，如「<國>明天他會宰了那頭豬#。」可獨立完句，但它在邢臺話裡必用「了<sub>1</sub>」的強變體；另一個表現是很多方言(如陝西永壽話)的「了<sub>1</sub>」變體僅受制於「非現實/現實」的差異，不牽涉話語功能。

### 3.4 小結

根據上述規則，便可通過「特徵核查」來預測邢臺話特定的「了<sub>1</sub>」謂語應用「咗」還是「嘸」，這一工作分兩大部、四小步逐級進行，簡述如下。謂語的整體屬性優先於謂語的構件屬性來制約「了<sub>1</sub>」的使用，各項語法因素制約「了<sub>1</sub>」變體的作用強度可排列為一個優先等級：現實性狀況>話語地位>賓語類型>動詞類型；而且，每項語法因素的內部都有觸發「了<sub>1</sub>」弱變體的優先等級(表5)。總之，語法因素對「了<sub>1</sub>」變體的制約效果有著嚴整的規律性。

- (一) 核查謂語的整體屬性，它決定「了<sub>1</sub>」兩變體分佈的基本格局。
- i. 首先核查現實性狀況：「了<sub>1</sub>」謂語是否表達非現實事態，若是則必然用「咗」，若否則繼續核查。  
【表現】環境 A 和 B 必用「咗」；其他環境可能用「嘸」。
  - ii. 其次核查話語地位：此時只剩現實性的「了<sub>1</sub>」謂語，看其話語地位是否從屬性夠強，若是則通常用「咗」，若否則傾向用「嘸」。  
【表現】環境 C 必用「咗」；D 通常用「咗」；環境 E、F、G 報導從屬信息時通常用「咗」，報導核心信息時通常用「嘸」。
- (二) 在上述基本格局之上核查謂語的構件屬性，它決定既定的「咗」或「嘸」可換為另一變體的特殊情況，這限於現實性謂語。
- iii. 再次核查賓語類型：若是數量賓語則既定的「咗」在某些環境下可換為「嘸」，若是定指賓語則既定的「嘸」可換為「咗」，若二者皆不是則繼續核查。  
【表現】環境 D、報導從屬信息的環境 F、G 因帶數量賓語可換用「嘸」；環境 E 帶定指賓語時可換用「咗」。
  - iv. 最後核查動詞類型：若是終止型動詞、狀態型動態則既定的「咗」可換為「嘸」，若是結果型動詞則既定的「嘸」在某些環境下可換為「咗」，除此之外均不能換用另一變體。  
【表現】環境 C 帶終止型動詞、狀態型動態時可換用「嘸」；環境 E 只要帶結果型動詞便均可換用「咗」。

表 5. 每項語法因素與「了<sub>1</sub>」變體之間的相關性聯繫

語法因素		觸發「了 <sub>1</sub> 」弱變體的優先等級序列	序列的語法本質
謂語的整體屬性	現實性狀況	將來情態句=祈願謂語<違實小句 =違實謂語=現實否定句<順序謂 語<假設將來句<假設過去句[限 於非現實謂語]	謂語的現實性等級
	話語地位	定語小句<從屬謂語<從屬小句< 從屬信息句<核心信息句[限於現 實性謂語]	謂語的話語獨立 性等級
謂語的構件屬性	賓語類型	定指賓語<非定指賓語<數量賓語	待定
	動詞類型	結果型動詞<其他動詞<狀態型動 詞 & 終止型動詞	動詞之影響性等級 (反向)

上述討論展示出「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和「了<sub>1</sub>」變體的分佈有嚴整的關聯性：某語法環境中「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越高，則越排斥強變體、越接受弱變體。於是形成表 1 的格局，從環境 A 到環境 G，「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逐漸提高，同時「了<sub>1</sub>」逐漸由「咗」變為「嘸」。環境「A-G」是據上述因素的優先等級來劃分的(3.0節)，所以各語法因素制約「了<sub>1</sub>」變體的優先等級也是它們制約「了<sub>1</sub>」句法自由度的優先等級。進一步看，「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反映了它作體標記的成熟度，體標記的句法自由度越高表明其體貌功能越發達。若認為漢語「了<sub>1</sub>」語素主要表達完整體義，那麼至少北方方言「了<sub>1</sub>」的完整體功能是有異質性的，環境 A 的「了<sub>1</sub>」是最遠離完整體標記的，環境 G 的「了<sub>1</sub>」是最成熟的完整體標記，其他環境的「了<sub>1</sub>」處於過渡階段。理論上，「環境 A→環境 G」的「了<sub>1</sub>」在語法化程度上是由低到高的漸變連續統。因此，邢臺話「了<sub>1</sub>」的強變體「咗」作為完整體標記的成熟度絕不及弱變體「嘸」，前者的語法化程度必低於後者，二者各自也存在語法化深淺不一的異質性。也就是說，「了<sub>1</sub>」的語法異質性在邢臺話裡有「語音形式多樣性」的顯性表現(雖然只有兩個形式)。這一解釋同樣適用於其他北方話的「了<sub>1</sub>」變體現象，因為各方言的「了<sub>1</sub>」變體應當有共同的動因，它們的使用差異必有規律性。那麼，表 5 的等級序列應適用於其他方言的「了<sub>1</sub>」變體，「環境 A→環境 G」便代表各語法環境使用「了<sub>1</sub>」變體的優先等級：某方言環境 x 若能用「了<sub>1</sub>」的弱變體，則其右側的環境必能用「了<sub>1</sub>」的弱變體，但其左側的環境未必能用。這些對其他方言「了<sub>1</sub>」變體的理論預測已得到很多證據的支持。例如，北京話裡，「了<sub>1</sub>」在將來情態句須是強變體「嘍[ləu]」，在其他非現實句裡可以是弱變體「了[lə]」，這符合表 5「現實性狀況」項的等級序列。再如，陝西永壽話裡，「了<sub>1</sub>」在環境 A、B 只能是強變體「了[liau]」，在其餘環境裡是弱變體「咧[lie]」，這符合「環境 A→環境 G」的等級序列。

最後，簡略解釋一下表 5 的語法等級序列和「了<sub>1</sub>」句法自由度之間的相關性。以謂語的話語獨立性等級為例，它具體指謂語的話語獨立性若有差異可能(但非必然)導致「了<sub>1</sub>」句法自由度的差異，且該聯繫必是正相關的。不過，它允許如下情況：有些謂語雖有話語獨立性的差異，但「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相

同。例如，主要小句和從屬小句的話語獨立性雖有不同，但「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是相同的(例(5))<sup>19</sup>。換言之，表5的各等級序列與「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等級不是一一對應的，原因是這些語法等級序列皆包含多個節點，而「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能分出的節點是很少的(一般僅憑能否搭配其他動詞或數量賓語來衡量)，即每個語法等級序列的複雜性遠大於「了<sub>1</sub>」的句法自由度，故語法等級有微小差異的兩個謂語常常不見「了<sub>1</sub>」句法自由度的差異。然而，這不妨礙說各語法等級序列跟「了<sub>1</sub>」句法自由度之間有正/反相關性，畢竟它們的聯繫有單一的方向而非雜亂的。

#### 4. 「了<sub>1</sub>」兩變體的語義差異

在用「咗」「嘸」皆可的一部分語法環境中，「咗」比「嘸」更易引起完結義的詮釋。例如，環境E中「看」類動詞搭配「了<sub>1</sub>」在國語裡僅有停止義，但邢臺話的對應表達若用「咗」則必有完結義(例(36))。而且，邢臺話中環境C的「了<sub>1</sub>」一般為「咗」，它搭配動詞的範圍大於國語的「了<sub>1</sub>」(對比(4c)和(37))，這表明這個「咗」類似動相補語「完」-後者在環境C中搭配動詞的範圍一樣很大且表完結義。因此，至少某些語法環境的「咗」有詞彙義，近似於動相補語，而任何語法環境的「嘸」都語義虛靈，是純粹的助詞。

(36) 環境E用「咗」與完結義 <邢>:

- a. 他看嘸那本書嘸<sub>T2</sub>，就是沒看完。(詮釋：看了但未必看完)  
 b. 他看咗那本書嘸<sub>T2</sub>，\*就是沒看完。(詮釋：看完)

(37) 環境C用「咗」與動詞的類型 <邢>:

- a. 他看咗/\*嘸那本書就走嘸<sub>T2</sub>。(詮釋：看完)  
 b. 他聽咗/\*嘸那首歌就睡嘸<sub>T2</sub>。(詮釋：聽完)

對於「了<sub>1</sub>」只能為「咗」或「嘸」的語法環境，依然可見「咗」常有詞彙義、「嘸」僅有語法義。第一，「了<sub>1</sub>」傾向為「咗」的典型環境是非現實句，它們去掉「咗」後必會減少句子的詞彙義。以(16a)為例，它本表示項莊欲殺劉邦但未成功，去掉「咗」(「<邢> 鴻門宴，項莊到了<sub>到底</sub>沒殺<sub>Ø</sub>劉邦哎。»)則表示項莊沒有殺劉邦的任何舉動，說明這個「咗」表達預期結果的達成。結果型動詞的「了<sub>1</sub>」均表示這種結果達成義(例(38a))，因為結果型動詞若不用「了<sub>1</sub>」，即使標記了現實性也不蘊涵結果達成(例(38b))。

(38) 結果型動詞與「了<sub>1</sub>」的結果達成義 <國>:

- a. 他宰了那頭豬了，\*但是豬沒死。  
 b. 他宰過<sub>Ø</sub>那頭豬了，但是豬沒死。

19. 承蒙審稿人指出這個潛在的問題，讓作者有了這樣的思考。

第二,「了<sub>1</sub>」傾向為「嘸」的環境只有現實性的主要小句,它去掉「嘸」往往不會減少句子的詞彙義。環境 E、F 去掉「嘸」只導致句子不合法(例 (39a)),因為邢臺話的雙了句極為排斥「了<sub>1</sub>」的隱去,但未減少句子的詞彙義。環境 G 去掉「嘸」變成了非現實句(例 (39b)),這僅證明當中的「嘸」有現實性這種語法義,並非有詞彙義。這些都說明「嘸」遠離詞彙義、僅起語法作用。總之,「啗」和「嘸」的語義差異印證了 3.4 節的判斷,前者是語法化程度較低的「了<sub>1</sub>」,後者是語法化程度較高的「了<sub>1</sub>」。

(39) 「嘸」的隱現與詞彙義的改變 <邢>:

- a. [環境 E、F] 他看嘸/\* $\emptyset$ 書嘸。他看嘸/\* $\emptyset$ 三本書嘸<sub>1,2</sub>。
- b. [環境 G] 他看嘸/ $\wedge\emptyset$ 三本書。(「 $\wedge\emptyset$ 」指去掉成分後雖然句子合法但語義改變)

## 5. 結語

綜上所述,邢臺話「了<sub>1</sub>」有兩變體的現象看似複雜,實有規律。該現象所蘊藏的理論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其動因解釋待另文詳論,在此先做簡介。北方方言的這一現象源於「了<sub>1</sub>」的語法異質性,共時上它的語法性質因語法環境有所不同,存在一個「動相補語→助詞」的連續統;「了<sub>1</sub>」的語法異質性源於其時體義因環境而異,它的現實性意義正向地受制於謂語的整體屬性,它的有界性意義反向地受制於謂語的構件屬性,即語法因素制約「了<sub>1</sub>」分佈的態勢是制約它語義功能的結果。該假設直接關涉國語「了<sub>1</sub>」的性質,它可能也是語法異質語素。Sybesma (1999: 71–81) 曾指出國語裡搭配影響性動詞的「了<sub>1</sub>」是類似於「掉」的動相補語,其功能異於其他環境的「了<sub>1</sub>」,由此區分出「Realization LE」和「Endpoint LE」。學界普遍認可這一分析,但認為其他環境的「了<sub>1</sub>」是同質而單一的,如同它的語音形式一樣簡單。北方方言的「了<sub>1</sub>」變體現象預示,即使在所謂「動相補語」之外的用法中,國語「了<sub>1</sub>」的句法性質和語義功能或許亦非單一的。這些理論假設均會另文論證,以解答第一節提出的問題 II、III。

「了<sub>1</sub>」句法性質的複雜性恐是數十年來學界對其語義功能爭論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方言中「了<sub>1</sub>」變體的現象為我們重審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突破口。發掘語言事實須有好的觀察視角,本文的語法分析範式對審視國語及方言的「了<sub>1</sub>」或有裨益。我們逐一離析出制約「了<sub>1</sub>」使用的語法因素,對各因素的作用強度做了優先等級的排序,並關注「了<sub>1</sub>」與特定語法詞(如「了<sub>2</sub>」「就」)的互動效應,從而發現各因素對「了<sub>1</sub>」分佈的制約效果與它們對方言「了<sub>1</sub>」變體的制約效果有整齊的對應關係:謂語的整體屬性決定「了<sub>1</sub>」及其變體的基本分佈格局,謂語的構件屬性決定已有的「了<sub>1</sub>」換用另一變體的特殊情況。這一分析範式不僅能深度剖析「了<sub>1</sub>」的分佈規律,也推進了對多項語法問題的認識。3.1.1 節揭示了漢語的各類非現實句有現實性等級的差異;3.2.2 節界定了

結果型動詞，其範圍遠大於以往所說的去除義動詞或影響性動詞，從而揭示了動作對客體的狀態影響性是制約時體表達的重要因素；3.3 節展示出「了<sub>2</sub>」和「非了<sub>2</sub>」兩類句末助詞的分界對研究漢語小句的話語功能十分重要，由此發現小句的完句是存在梯度等級的。總之，「了<sub>1</sub>」的使用牽涉語法的方方面面，對它的分析必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我們不能局限於典型的例句或大致的觀察，而須將現象的考察、語法的描寫做到全面化和精細化，這是突破該項難題的必要之舉。

## 謝辭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功能－類型學取向的漢語語義演變研究」（編號 14ZDB098）、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語義地圖及語言接觸視角下的漢語時體態研究」（編號 16YYC026）、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計劃「The Postverbal Constraint across Chinese Dialects」（編號 641913）及北京大學中文系自主科研項目「北方方言的時體範疇研究」（編號 2015ZZKY04）的資助。陳前瑞、郭銳、柯理思、張敏等教授為本文提出過寶貴的意見，匿名審稿人亦給予多項修改建議。在此謹表謝意。

## 參考文獻

- Chen, Gang (陳剛). 1985. Guanyu “mei V le<sub>1</sub>” shi 關於「沒 V 了<sub>1</sub>」式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ei+V+le<sub>1</sub>*].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5(5). 329–333.
- Chen, Pengfei (陳鵬飛). 2005. Linzhou fangyan “le” de yuyin bianti jiqi yuyi fengong 林州方言「了」的語音變體及其語義分工 [On the allophonic variant of [le] “了” and its function in Linzhou dialect]. *Nankai Yuyan Xuekan* 南開語言學刊 [Nankai Linguistics] 2005(1). 76–80.
- Chen, Shujing (陳淑靜). 1998. *Pinggu fangyan yanjiu* 平谷方言研究 [The study of Pinggu dialect]. Baoding: Hebei University Pres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eds.). 1987. *Zhongguo yuyan dituji* 中國語言地圖集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Hong Kong: Longman Group.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17. Jiyu Hanyu fangyan de guanchang fanchou yanjiu 基於漢語方言的慣常範疇研究 [A study of the habitual-generic category with the evidence from Chinese dialects].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9(4). 561–590.
- Guo, Rui (郭銳). 1997. Guocheng he feiguocheng: Hanyu weicixing chengfen de liangzhong waizai shijian leixing 過程和非過程－漢語謂詞性成分的兩種外在時間類型 [Process and non-process: Two extrinsic temporal types of Chinese predicative constituen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7(3). 162–175.
- Guo, Rui (郭銳). 2015. Hanyu weicixing chengfen de shijian canzhao jiqi jufa houguo 漢語謂詞性成分的時間參照及其句法後果 [Time reference and its syntactic effects in Mandarin Chinese].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015(4). 435–449.

- Hopper, Paul J. 1977.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typology of focus and aspect in narrative language. In Poedjosoedarmo, Soepomo (ed.), *Miscellaneous studies in Indonesian and languages in Indonesia*, vol. 4, 14–25. Jakarta: Badan Penyelenggara Seri Nusa, Universitas Atma Jaya.
- Hopper, Paul J. 1979. Aspect and foregrounding in discourse. In Givón, Talmy (ed.), *Discourse and syntax* (Syntax and Semantics 12), 213–24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u, Jianhua (胡建華) & Shi, Dingxu (石定栩). 2005. Wanju tiaojian yu zhicheng tezheng de yunzhun 完句條件與指稱特徵的允准 [Conditions on the completeness of sentences and the licensing of referential features].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4(5). 42–49.
- Kimura, Hideki (木村英樹). 1983. Guanyu buyuxing ciwei “zhe” he “le” 關於補語性詞尾「著/zhe/」和「了/le/」 [The “zhe” and “le” with the phase-complement nature].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1983(2). 22–30.
- Klein, Wolfgang. 1994. *Time in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Li, Charles N. & Thompson, Sandra A.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Xingya (李興亞). 1989. Shi shuo dongtai zhuci “le” de ziyou yinxian 試說動態助詞「了」的自由隱現 [On the free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dynamic auxiliary “l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9(5). 334–340.
- Lu, Jianming (陸儉明). 1988. Xiandai Hanyu zhong shuliangci de zuoyong 現代漢語中數量詞的作用 [On the functions of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In *Zhongguo Yuwen Zazhishe* (中國語文雜誌社) (ed.), *Yufa yanjiu he tansuo* 語法研究和探索 [Studies and explorations on grammar], vol. 4, 172–186.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1999. *Xiandai Hanyu babai ci (Zending Ben)* 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Revised ed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a, Xiwen (馬希文). 1983. Guanyu dongci ‘le’ de ruohua xingshi /lou/ 關於動詞「了」的弱化形式 /lou/ [On the weakened form *lou* of the verb *le*].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1983(1). 1–14.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81. Xiandai Hanyu wanchengmao jushi he ciwei de lai yuan 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 [The origin of the sentence-type of perfective aspect and the perfective suffix in Modern Chinese].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81(1). 65–77.
- Paris, Marie-Claude (白梅麗). 1987. Xiandai Hanyu zhong “jiu” he “cai” de yuyi fenxi 現代漢語中「就」和「才」的語義分析 [A semantic analysis of “jiu” (就) and “cai” (才) in Moder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7(5). 390–398.
- Shen, Huiyun (沈慧雲). 2003. Jincheng fangyan de zhuci “lan” he “lao” 晉城方言的助詞「嘸」和「啵」 [The verbal particle LAN and LAO in Jincheng dialect].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2003(4). 54–56.
- Smith, Carlota S. 1994. Aspectual viewpoint and situation type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3(2). 107–146. doi:10.1007/BF01736124
- Sybesma, Rint. 1999. *The Mandarin VP*. Dordrecht: Kluwer. doi:10.1007/978-94-015-9163-8
- Tsai, Wei-Tien Dylan. 2008. Tense anchoring in Chinese. *Lingua* 118(5). 675–686. doi:10.1016/j.lingua.2007.09.002
- Van den Berg, Marinus & Wu, Guo. 2006. *The Chinese particle l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c marking in Chinese*. New York: Routledge.

- Van Gijn, Rik & Gipper, Sonja. 2009. Irrealis in Yurakaré and other languages: On the cross-linguistic consistency of an elusive category. In Hogeweg, Lotte & de Hoop, Helen & Malchukov, Andrej L. (eds.), *Cross-linguistic semantics of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Linguistik Aktuell/Linguistics Today 148), 155–17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10.1075/la.148.07gjj
-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ng, Lin (王琳). 2010. Anyang fangyan zhong biaoda shixian timao de xuci: “Lao”, “la” jiyu “le” de duiying guanxi 安陽方言中表達實現體貌的虛詞 – 「佬」、「啦」及與「了」的對應關係 [The perfective aspect functional words in An’yang dialect].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9(1). 64–72.
- Wiltschko, Martina. 2014. *The univers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Towards a formal typology* (Cambridge Studies in Linguistics 1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1139833899
- Wu, Jiun-Shiung. 2005. The semantics of the perfective *LE* and its context-dependency: An SDRT approach.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4(4). 299–336. doi:10.1007/s10831-005-7077-7
- Wu, Ji-zhang (吳繼章). 2008. Weixian fangyan zhong juyou liangzhong yuyin xingshi de “le” 魏縣方言中具有兩種語音形式的「了」[*Le* (了) with two forms of pronunciation in Weixian dialect]. In Shao, Jingmin (邵敬敏) (ed.), *Ershiyi shiji Hanyu fangyan yufa xintansuo: Disanjie Hanyu Fangyan Yufa Guoji Yantaohui lunwenji* 21 世紀漢語方言語法新探索 – 第三屆漢語方言語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The new exploration to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in the 21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Dialect Grammar], 112–120.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Xu, Jingning (徐晶凝). 2012. Guoqu yiran shijianju dui “*Le*<sub>1</sub>” “*Le*<sub>2</sub>” de xuanze 過去已然事件句對「了<sub>1</sub>」「了<sub>2</sub>」的選擇 [*Le*<sub>1</sub> (了<sub>1</sub>) and *Le*<sub>2</sub> (了<sub>2</sub>) in past events].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45, 404–427.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Xu, Jingning (徐晶凝). 2014. Xushi yuju zhong “*Le*” de yupian gongneng chutan 敘事語句中「了」的語篇功能初探 [Discourse functions of “*Le*” in narrative utterances]. *Hanyu Xuexi* 漢語學習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14(1). 29–38.
- Yang, Kairong (楊凱榮). 2013. Cong biaoda gongneng kan “*Le*” de yinxian dongyin 從表達功能看「了」的隱現動因 [An analysis on “*Le*” from the perfective of expressional functions]. *Hanyu Xuexi* 漢語學習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13(5). 31–43.
- Yang, Suying (楊素英) & Huang, Yueyuan (黃月圓). 2009. *Hanyu yuqici “le”: Hanyu de yupian gouzao he yuyong biaoji jieshao* 《漢語語氣詞「了」：漢語的語篇構造和語用標記》介紹 [A review of *The Chinese particle l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c marking in Chinese*].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1(1). 69–72.

## The verbal-*LE* variants in Xingtai dialect

In the Xingtai dialect (i.e. Jilu Mandarin spoken in Hebei Province), verbal *LE* 了 has two phonetic variants, i.e. a strong one ㄌㄠ [lau] and a weak one ㄌㄢ̃ [lã̃], and they are conditional variants in the sense that the replacement of one by the other in most contexts will cause ungrammatical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of verbal-*LE* variants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grammatical factors: the realis/irrealis nature of situation, the discourse status of VP, the type of object, the type of verb. Their effective strength on conditioning the use of verbal *LE* just forms a priority hierarchy: {realis/irrealis nature of situation > discourse status of VP > object type > verb type}. Most importantly, the use of verbal-*LE* variant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syntactic freedom of verbal *LE*; that is, in a syntactic context, if verbal *LE* can co-occur with more types of object and verb as well as sentential *LE*, then the weak *LE* is more likely to be used and the strong *LE* is disfavored. The analysis of verbal *LE* in the Xingtai dialect not only leads to several predictions about the use of verbal-*LE* variants in other dialects, but also reflects the fact that verbal *LE* in Northern Chinese is a morpheme heterogeneous in categorical statu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general,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verbal *LE* in dialects can greatl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important word of Chinese.

**Keywords:** verbal *LE*, conditional variants, grammatical factors,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heterogeneity

### *Author's address*

Xiaolei F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5 Yih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1  
China  
fanxiaolei2013@163.com

###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 November 2016

Date accepted: 14 March 2017